



一条路的变迁

□ 陈进坚

道路就会变得坑洼不平,泥泞不堪,行走的车辆就更少了。偶尔能见到几位蹬着泥水艰难迈步的路人,裤管上缀满了泥水。每当大雨过后,村里人就掀起一股又一股修路的热潮。老老少少,男男女女,那场面轰烈热烈,热热闹闹。叮叮当当的铁锹声,吱吱嘎嘎的架子车声,让人记忆犹深。

记得我读初二时,远在酒泉的郭叔给父亲来信,他准备七月初来积石山看望父亲。刚入七月,郭叔开着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来到我家门口时,瞬间围上来一大群村民,他们用新奇的目光打量着这辆不曾见过的车子,左看看,右瞧瞧,时不时地用手摸摸。

三天后,郭叔要回去了。可是刚经历过雨水冲洗的公路已没有了路的模样。路面上,沟壑纵横,泥水横流。

郭叔的车子艰难地挪动着。我的几位叔叔卷起裤管,推着打滑的车子逶迤前行,四轮溅起的泥水洒在推车上,车子上也到处沾满了污泥。郭叔到达310国道后,鼓动父亲去外地安家落户,说那里条件好一点,耕地平,交通便利,发展会更好一点,被父亲婉言谢绝了。父亲离不开这里的亲人,还有他热爱的这片黄土地。

此后不久,县上对马黄公路进行了路基改建、水泥路硬化,彻底改变了沿途群众“吃饭靠天,出行也靠天”的环境。乡亲们走在平整、宽阔的公路上,精神满满,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再也不用为雨天出不了门而发愁了。路上来往的摩托车、农用三轮车也越来越多,偶尔还能看到小轿车的踪影。乡亲们到县里、市里办事方便多

了,越来越多的人实现了进城赶集的夙愿。

再后来,马黄头公路又进行了道路拓宽改造,路基作了修补,路面铺了沥青,水泥路换成了柏油路,排水系统,防护栏等设施一应俱全。一条现代化的公路穿村而过,给村里人安全出行提供了便利。这条路也进行了拓展,从马黄头一直通到好几个乡镇,四通八达。路上各种车辆络绎不绝,一些豪华轿车已司空见惯。马黄公路彻底变了样,把社会发展的成果带进沿途的每一个村落。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,村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了车,甚至有些家里有好几辆车。

沿途群众的生活也随着这条路的变迁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,越来越多的新鲜事物纷纷走进乡亲们的生活。



我家后面有一条路,是一条乡道,叫马黄公路,西接310国道,东奔马黄头(地名)。

20世纪八九十年代,这条路只不过是一条仅能容一辆车行驶的土路。在这条蜿蜒曲折的土路上,时常会看到牛车、马车裹着尘土款款而来,又缓缓而去。来往的车辆中,拖拉机可以算得上是很豪华的车辆了,只是一天也见不到几辆。

每逢暴雨天气,洪水在路面上恣肆,气势汹汹,势不可挡。此时,

故乡在一碗洋芋搅团里

□ 符会娟

我的故乡

盛放在一碗小小的洋芋搅团里
油泼辣子腌韭菜
一勺酸菜浆水引来口水流

我的故乡

我把她寄存在一个个洋芋里
白龙江水母亲乳汁
黄土地敞开心扉实怀抱
我抽取七分思念三分乡愁
供养我的故乡我的亲人
一碗洋芋搅团它挂念着我
只要回到故乡
它就在一瞬间把我唤醒
用熟悉的方言喊着二丫头
替我脱下那件叫游子 and 漂泊的外衣

我在青土湖等你

□ 吴农荣

祁连山捧出的涓涓涟漪
汇聚成一条汹涌绝唱
苦与咸、风与沙
灌满你的耳鼻,无数生命
在你的曲折里泅渡
像一条千里走单骑的骏马
翻过无数山,扬过无数湾
为民勤
带来清凌凌的慰藉
你的一波一澜
都深深印进我潦草的心里
你选择和鱼儿一起洄游
和牛羊一起欢娱
绿色脚丫跑遍沙乡大地
我看到蜜瓜圆成满月
麦穗儿鼓起肚皮
葡萄抹上紫紫 葵花高举手鼓
看到返青的绿洲
安卧的石羊抖落一身疲惫
安卧的石羊,我在青土湖等你
我的生命与你紧紧相连
为拯救沙乡你放弃到海的机遇
每一次艰辛跋涉
都让人感动得泪流满面

在草原

□ 陈思佚

草坡上敲钟的旱獭,总是和青草
保持了最根本的交流
让牛羊,走得远远近近
离不开家门
时间多么空寂,在草原
其实移动的不是日月,而是一架架冰雪覆盖的山岭
一条条河流,每天都是新鲜的
它们在旱獭的目光里,送走了一岁一枯荣
东格列克村像一只怀表
插在旱獭的胸前
抓绒剪毛,或者药浴,都在时间的
格子里,都在钟声里
风吹草动,它们有充分的空间



百花

第3247期

晨曦南山下

〔油画〕

丁学祥 作

时光里的老屋

□ 柴亚梅

沿着村庄的主路一直往东走,我家旧庭院的院门就会出现眼前。阳光从四周小楼的楼缝隙里照进来,我家的老屋闲散地坐在一片蓝天下,坐拥整片阳光。

旧庭院穿越时光,依旧保持着简约庄重的样子。黄色的木质大门刻满了岁月的痕迹,大门右上方还钉着“文明家庭户”的小牌匾。庭院呈梯形状,院中有一棵梨树,一棵李子树。一棵梨花在春天里,引来蜜蜂蝴蝶做客,有时候七星瓢虫也背着七彩的星球前来凑热闹。李子树是母亲用一棵杏树嫁接的,到了秋天,摘下一颗暗红色的李子,咬一口,饱满多汁,酸涩中带着甜蜜。花园里有牡丹、月季、牵牛花、野百合和一些应季的时蔬。花园外面有一个大鱼缸,鱼缸里有荷花、鱼虾、水草,还有一座假山相伴,已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生态系统。

花园旁边还有一个鸡圈,母亲在鸡圈前装了一个木质的食槽。吃饭后,我便切一把尾菜,和上麦麸,放到食槽里,倒上面汤或洗碗水,用小木棍搅拌均匀。公鸡母鸡一窝蜂挤出头来抢着吃,尖嘴儿啄着,鸡冠儿晃着。凌晨五点,公鸡便昂起头颅,扯开清脆的嗓音,想要唤醒正在熟睡的人们,想要唤醒沉睡的花草虫鱼,想要唤醒黎明前宁静的村庄。

庭院大门正对着的是两间旧瓦房,坐北朝南,我们习惯叫它北房,西边还有一排后来修的平顶房,就是西房了。那时候,燕子将巢筑在屋檐下,冬天去了春天又来,蜜蜂也在屋檐下安了家。夏天下过大雨后,花儿果儿便绽开了笑颜。滴檐水会顺着檐上的瓦片流下来,我躲在屋檐下,伸出手,接住水滴,握在我的手心,像托举着一片小小的海,有时我会将自己小小的愿望放进这片海里。母亲却拎来一个大桶,将滴檐水接在桶里面,用来洗衣服。父亲喜文好戏,尤其对秦腔爱得痴迷。20世纪90年代中期,他给家里添置了一台影碟机,买来《周仁回府》《窦娥冤》《铡美案》等秦腔光盘,一遍遍地看。到了晚上,那台小小的影碟机里便会播放歌舞曲,村里人吃过晚饭后纷纷到我家来,有的唱歌,有的跳舞,也有的凑热闹,我们的庭院到了晚上就变成了小型的乡村舞台……我们一帮小孩则在院子里捉迷藏,藏得深的就跑到邻居家的院子里藏起来,等我们找到的时候,躲猫猫的早已经睡着了。

这时星空辽远,正值顽皮的我们踩着梯子,爬到柴房的屋顶,再顺着屋檐爬上去,一直爬到西房的屋顶上。刚开始在屋顶上玩,到后来就把被子也铺到屋顶,姐弟几个挤

到一起躺在上面,吹着夏风数星星,星星可真远啊,我们头顶着它,却怎么也摘不到。

二月春风吹动的时候,人们便赶在惊蛰前后春耕了。我们家有三块水地,一块山地,母亲把大把的春光都用在了菜地里,她说,菜和人一样,有精气神了,自然就旺盛了。母亲种的菜和她一样诚恳,结结实实的,像一茬茬的胖娃娃。山地和院子隔着一道渭河。我斜挎着一个装满水的水壶,蹚过小河,一路欢蹦着,跟随母亲来到山地里挖洋芋。蓝天下,我俯瞰着被山包围的小城,问母亲:山外面是什么?母亲说,我们住在山的最里面,山外面还是山。我跑到山梁上,想看看山外面的世界,果然,山外面还是山。站在山上,对着山野喊话,会有山回答你。那种空旷的回音,可以久久地回荡在内心深处。

在这块山地上,我种下一个梦想,当一名作家,我要把这里的故事写到山外面去。后来,这块山地退耕还林,我们在山上种满了松树。再后来,我种下的理想也悄然长大,直到有一天我们村的故事出现在了报纸上,理想之花便开在了这块山坡上。

一个下雨的午后,鸟鸣落在窗台。我再一次拿起手中的笔,写下关于老屋的一些记忆。

50年,在人的一生中可不短;50年,却了太多的事,却忘不了“百花”。

我小时候喜欢读书,距村子两公里的县氮肥厂门口的报栏,是难得的有文字可读的地方,特别是《甘肃日报》“百花”副刊上的文章,让人看不够。后来知道生产队会计家有《甘肃日报》,就和会计的儿子做朋友,更便于读报了。报纸收藏不了,我的办法就是抄,后来连新闻稿也抄,到初中毕业时已抄了5大本,其中两本保留至今。上大学时,课讲完,老师安排每人写一篇消息,我的文章是班里被老师当范文讲评的。多少有点小激动,却并不意外,要知道在许多同学不知道新闻时,我已抄写过好多新闻稿了。

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给《甘肃日报》“百花”副刊投稿。上初一时,春天来了,院子里杏花开得很旺,我就在吃饭的小炕桌上写了一篇《家乡的杏花》,五六百字。从朋友跟前借了个信封,怕人笑,一个人跑到别的庄子的邮电所,偷偷地将装着稿子的信封塞进邮筒,走出去好远,心还在嘣嘣地跳。之后几天,暗暗地看有没有发表。

20世纪80年代,少年的梦想种子在我工作后终于萌发。我被调到县政府办公室工作的第一天,适逢“老人节”,晚上就写了一篇800多字的散文诗《金秋的红叶——写给首届老人节》,抄写整齐后,第二天上班发给《甘肃日报》“百花”副刊。一个多月后,一天中午吃饭,在大灶房,一位领导当着众人问我:“今天‘甘报’上的文章是不是你写的?”我的脸一下子火烧似的烫,支支吾吾地说:“我还没看着。上个月投过稿。”吃完饭,回到办公室一看,果然是我的诗。于是,像记生日一样,记住了自己在“百花”副刊首发文章的时间:1988年10月27日。

很快,县府机关大院都知道政府办新调来的一个年轻人,在《甘肃日报》上发表了文章。从此,我经常向“百花”副刊投稿,每年都能发两三篇。不过,不是自己完全满意的稿子,我就不敢轻易投出去了。那时投稿全是手写,从写到抄,完成

□ 牛勃

『百花』相伴五十春秋

一篇稿子不容易。后来,我的工作单位屡次调整,始终不变的是对文学创作的热爱。如今,我已出版了10余部作品,编演了8部大戏和多个小戏,得过包括“敦煌文艺奖”在内的多个奖项。要是没有《甘肃日报》“百花”副刊的一路扶持鼓励,又哪会有今天的成就?

时至今日,《甘肃日报》“百花”副刊本色不变,依旧坚守着一方文学净土,为无数心怀梦想的青年搭建了施展文学才华的舞台。“百花”副刊在挑战中的沉着,在喧嚣中的坚持,让人心怀感激,心存敬仰。无数的文学青年,正是攀着“百花”副刊的阶梯,一步步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很幸运有“百花”相伴,和“百花”一起成长。

甘报情缘

《甘肃日报》创刊75周年征文

果园里的舞者

□ 王毅

整个村庄静悄悄的,山坡上是村民种植的果树,沿途传来了清晰的音乐声,顺着声音,在果园里看到村里的两个妇女正在跳舞。她们看见我时有点尴尬,羞羞答答的,想跳又不好意思跳。我顺势放下书包,尽情地舞了一曲,她们有点惊讶:“舞跳得这么好……”我露了一手后,很快消除了我们之间的尴尬。我知道,她们会继续跳的,而这一次她们跳得很认真……

“你们怎么想到要跳舞呢?”我不禁问了一句。

“在苹果园里干得时间长了腰酸腿疼的,跳个舞轻松一下就会忘了疼,然后继续干活啊……”

我是靠父母种苹果供养读书走出大山的,是一个在果园里长大的农村娃,深知种苹果是很辛苦的,一年四季几乎都不得闲,粗略地估算一下,一颗苹果从开花到成熟结果后售出,在果农手里至少经过8次。我家有300棵果树,每棵树大约350个苹果,这样的话,10多万颗苹果差不多要在手里循环80多万次。除此之外还要修枝剪叶、除草追肥、刮腐烂、防霜冻……在果树管理的过程中,时而爬梯上树、时而弯腰锄草、时而伸手拉枝,总之要手脚并用,起早贪黑地干,才有可能有个好收成。

两位妇女跟随手机里的小视频继续舞着,或许她们不懂轻盈般地慢移,也不会旋风般地疾转,更没有柳条般的婀娜多姿,只是生硬地转、甩、开、合、拧,依葫芦画瓢地

跳完一支舞,然后喝两口暖壶里的水,吃一口口袋里的干粮,继续劳作。果园需要松土施肥、覆膜保墒,只见一位妇女在苹果树行间快速地滚动着一捆地膜,大约两三米后,两手分别按住农膜捆,两端使劲一拽,地膜便平整地铺在果树一侧的地面上,然后,半跪着用两只膝盖压住农膜捆;此时另一位妇女疾步赶到,使劲地挖了三四铁锹土压在地膜上,之后,她们每人一边,分别用土盖住地膜的两边……如此反复循环,一块块果园的地面就被农膜盖住了。两位妇女配合默契,拽膜、挥锄、盖土等一系列动作不拖泥带水,一气呵成,她们是在劳动,不是舞蹈却胜似舞蹈,让我也不由自主地加入了她们的劳动……

俗话说,民以食为天,食从耕中来。春天是耕耘的季节,“耕”,意味着付出,孕育着希望和收获。土地解冻后水分易蒸发流失,果农抢抓农时,在土地解冻时进行松土、施肥和覆膜保墒,不仅能够减少水分的蒸发,还能够减少杂草的生长,积蓄养分和水分,防止夏天的干旱少雨,所以,只有在春天给果树积蓄足够的养分,才能够为苹果丰收夯实基础。因此春耕春管就显得异常重要,乡亲们对春天的重视和在春日里的忙碌就不足为奇了。

爬到半山途中我已气喘吁吁,浑身是汗,坐在田埂旁休息,我仿佛听到了花蕊在风中绽放的声音。苹果园里的舞者,在流动着歌谣的空间里,追逐着她们的一份热情……

稻坪速写

□ 杨晓琴

嘉陵江畔的稻坪村,位于徽县嘉陵镇,因自古种植水稻而闻名,也因出产老巢树蜜和中药材而声名鹊起。

稻坪的景色让我如醉如痴。“桃红复含宿雨,柳绿更带朝烟。”王维的诗句描绘这里的风光很是恰切——一幅画家摹出的山水画,一处令人向往的世外桃源。细雨,轻柔、灵动,唤醒村庄,唤醒人间万物;村口,布谷鸟站在枝头唱着欢快的歌,似在喜迎远方而来的客人。

青山绿水间,一座座清代马鞍架结构的老屋,淳朴而静谧,在经历了岁月的磨砺后,仍然散发着独有的气息。

眺望,村外山峦峰回路转,小溪时隐时现;近看,村里的樱花、梨花竞相绽放。阡陌之上,麦浪在晨风中掀起绿色波澜。一望无垠的油菜花,引来蜜蜂在花丛中采撷甜蜜。踩着青石板路,在细雨中漫步,独享一段慢时光。

来到古宅外,当年遗留下来的控马桩

依然保留着。进入尹家老宅,引人瞩目的门厅上高悬的“山明水秀”的匾额。尹家是清末宣统年间当地数得上的名门望族,人丁兴旺,良田万亩,牛羊满圈,鸡鸭成群。如今,村里的青石板、古井、石条,院内的木椽、屋脊、花窗、条桌和屏风等,还散发着缕缕悠远的气息。百年的风雨沧桑,几代人的接续传承,诗情画意依然蕴含在每个角落。顺着木楼梯登上绣楼,俯视图院落的池塘碧水,花园锦簇,房屋雕梁画栋,门窗柱子绘制的祥瑞图案,色彩斑斓,巧夺天工。

近年来,稻坪村以传统村落保护为依托,重点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农业,村民走上发家致富之路,处处迸发出勃勃生机。罐罐炒茶、豆花面、浆水菜、荞面漏鱼、煎饼和九碗三行子这些普通的农家食物,也以色、香、味的独特给游客们留下了绵长的回味。

如今的稻坪村,已是让人流连忘返的“陇上江南人家”!